



菽園雜記

吳郡陸文量言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 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舡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 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包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



聞其名不知爲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

本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

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能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褲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鑿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効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墜手不能也文敏兄玄谷爲予輩言之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爲勞瘵聞此論出儒門事親書但此書未之見又久坐耽書者血氣凝滯主生痔聞之金齒孫鑿士云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祭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

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



榜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  
二日錫宴于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  
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  
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  
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  
同國初制度簡畧如此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

上乃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選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  
兵各三千爲策應如其軍之數給內庫冬衣遣官犒之予  
於是寧夏之役七月二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

之英師山集識見高議論當如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  
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迺歸其父然後以  
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  
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  
父之羨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  
之仁使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  
太公分羨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顧其父挾人殺之  
而食其羨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殆將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  
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美爲名言紊網常之  
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荅桃應之間結之此前人  
所未道也

甲午紀功宣府嘗咨問彼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  
人耳目者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  
史李公秉葉公盛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  
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

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物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  
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

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即  
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  
允煮肉貯其中炒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消薄其  
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藍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後有方石池中刻波  
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  
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觀此二物知古之宰  
相富貴如此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  
子以此自占其後允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徃徃



有驗云至今猶存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此題焚書坑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大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瑄建議謂宜南遷英甚不然之適兵書于謙奏欲斬倡南遷之議者衆心盡決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扣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之謂懷愍英所言者謂今上也

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後改名有真聞之叅政余公子後云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脩築之故云耳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也山上有玉女祠即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富麗今惟此地存焉池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暖適調清澈可見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



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  
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以予  
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志者也傳云姜嫄高辛之世  
妃謂之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當在有家之後非  
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而生稷是  
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嫁而求子是乃淫  
濫無耻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宜爲之諱安肯形之歌詠  
以告於神明哉人人致疑於有無之間正泥於無人道而  
有子一句耳後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以神

其事如漢高母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啓之也姜  
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  
數年間雨暘時若年谷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鬚呼爲  
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  
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焚  
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舁輶則不  
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公  
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  
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



早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

陝西司都指揮整幼嘗納數惡少爲義兄弟一人受挫則共力復讐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黨劉某於官寃整所在劉曰非整之罪實某殺之也衆証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宋斌發克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費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王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

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徽字尚文南京人士類素薄其爲人及聞此舉乃信古人之取跡弛有以也丙戌歲予以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乃數中人進入茶話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也恐同僚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排定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叅政



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  
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澗水從東入西出環鑿其下  
以導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末  
世之利也

西岳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  
有五岳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遂  
非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弊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嘗  
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  
覺意正相反蓋奏詞不罷官府公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

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豈美德哉韻  
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好與人相  
約諫君劾奸死難稍有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  
違者爲痴此正所謂乖覺也今以警悟有局幹釋之蓋誤  
以乖爲美而不究其非耳不然則世之循理守正之士豈  
皆不警悟無局幹者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  
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  
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  
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友連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



甚急一星士馬益謙之就逮亦弃市盖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真所謂命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蚕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項公蓋飾非耳不然是未嘗讀豳詩也一莊浪桑將趙爰兒士人也嘗馬嘍視土中有物得一刀其

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負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爰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留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諺佳諺翻以著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諺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諺狼籍以榔槌為興歌諺惱躁以謝窰為謝懽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陝人有召詩仙者箕動問為某仙書一鬼字又問既是鬼如何不求託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



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爲人不到頭書畢請留名  
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妄託神仙之名可謂奇矣  
然知鬼之不可復爲人而云不願復爲人其亦黠矣哉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來試無不驗者必爵  
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弗論三代  
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  
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  
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

苛暴五代之窮克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  
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  
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  
誠慈法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  
小技之人邪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

知爲耻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  
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



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田糧雖多而民窮者衆教化悖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云云言甚壯直但不知爲某縣人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岩考武

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書築室百堵之築秦氏註說築傅岩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子去殷周末遠必有所傳况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此先儒註解平易莫如朱子也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



之者盖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柒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葬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為其後後成薊州郁今為醫官錢氏則已絕矣

天順庚辰會試錄論語義事必有義一句是大病人皆忽之盖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不在事在吾處事之心故書云以義制事朱子亦以心之制事之宜釋義字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事之善者必合乎宜其不善者何宜之有若云事必有義則為奸為盜亦義乎此正義外之說若於事上添一處字則無病矣聞此文筆削於柯內翰潛云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  
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  
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恨身事可  
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  
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  
試之取其可者擢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  
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  
孰為得失必有能辯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  
上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克軍予家時為里正亦

在遣中將欲伸寃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  
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勅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  
崑城高以平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  
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  
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  
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  
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信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  
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必定入手貼於坐壁亡何失去時  
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出以為玩予為之惘然問所從



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崑山顧仲瑛一名阿瑛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小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何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觀此詩其風致可槩見矣予嘗得其石刻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

關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某地人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對云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襪衫者聞始於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襪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  
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  
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  
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  
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  
用木主前代岳鎮汝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  
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  
職不叙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全語句熟則疾讀全遍數  
緊聯以續其斷唱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  
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探  
探之出虫蛻輕白如鷲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  
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  
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  
龍螫其耳至是化去也又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  
舅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  
惧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  
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



宋書雜言 十六  
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舡窓外龍果裂指而去  
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舡癢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  
或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息主半產蓋女與男接  
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悶固多致半產牛馬  
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蹄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產者  
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  
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吾聞之戴考功景元蓋必  
有所本云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  
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  
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悠也今云吊卷弔冊有索取之  
義票與慄同本訓急換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  
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鐵胃鐳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  
開朝闡辯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爲  
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  
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有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  
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  
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



佛之佛禪受之禪園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曠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求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此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

債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田田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



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  
多從之游嘗語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  
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  
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弈皆  
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常誦  
之有詰之者曰爲人而去其大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  
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  
不能答

惡瘡初覺時宜汗之然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

多寒涼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涼劑  
過多瘡雖愈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不可救治

古諸器物異名鼯鼯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  
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  
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  
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蠃蛉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  
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  
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  
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蟻其形似龍而



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傳物志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車戶列八椒苗之句八椒苗人皆不能曉今觀椒苗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傳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傳物志自有金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書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

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錫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



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迁移之計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爲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徇物易移也可不思之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菴割幼男以求取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

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免爲僧祇蓄俱令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惜乎人懼傷其類而莫敢言也吳中吳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



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爲舂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言大有理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廟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况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如何待得三月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溷浴不共溷浴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

者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嘗得贏餘水以浴以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該如此耳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歌麥其穰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上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



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說者以舡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舡  
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常處士郊居詩  
云門前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  
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版者誤之亦不思  
之甚也

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  
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耳

沈質文卿福建按察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授  
徒爲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  
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  
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蓋欲其教子讀  
書勿爲此也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爲優柔矣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爲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  
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  
文浮於行與蘭不倫陶之不仕宋有隆中抱膝風槩特未  
見其施爲何如耳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  
資稟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  
之地不難也然徒攻文詞且旁覽佛書以誇多於時深可



惜也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已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

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義多諱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眾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鐮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 國初有禁鎖鑰云者以其形如齋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且為鑰開鎖具自名鑰匙亦名鎖匙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允有欲奏事不得至 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



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  
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  
逐之

本朝六部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  
六部為尚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為六尚書之公署唐以  
一為省名今以為官名為不同耳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  
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  
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  
陽尹社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遍覆自異於尋常

萬萬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  
伯弘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書王驥封靖遠  
伯天順中左僉都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卿楊善封興濟  
伯成化間兵書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  
革爵謫遠地基善革除身後子孫世祿驥一人而已

南京各部皂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  
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皂  
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  
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



之敬選故云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陔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市舶提  
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元夕觀燈  
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州判官李公歿後  
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  
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  
副適廬陵陳公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  
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  
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

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  
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  
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  
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併  
懾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訴公曰大人如何不學  
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徐語之曰胡卿 敕書令其  
祛除民害我 敕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託不同  
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



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  
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  
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窺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  
陝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  
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  
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  
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  
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弃才是見賢寧守  
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

### 陽安監生云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鄙陋可  
笑者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盆不許喫菜第二盆才  
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要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  
其無骨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時果  
一品可食名曰子孫果盒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  
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鄙陋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  
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  
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亡暴強十有六年上薦高號



孝道顯於既歆泰成乃降專惠。輒遠方登于繹山群臣從者咸思悠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仍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文群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蓋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諱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固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秦有天下未久其文章多不傳此碑詞意簡古亦足以觀一代之制故錄之若其書法前人論之詳矣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谷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 睿皇北狩之報



方至先生語諸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  
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  
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  
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  
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見於此然猶  
稱武姓之子為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  
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為愈也

歐陽公言餒餽之譌最為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  
之直作值擔刀之擔作擔案卓作案棹交倚作交倚此類  
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冑列為二途者久矣然綜理綱維其  
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  
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

國朝建制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  
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  
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  
判而為二哉國家有事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  
平日又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  
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為善後之計每



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言之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啗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啗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者爲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矣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拊指搯中指自持盃且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爲稱云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求樂間纂脩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剛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集序出自 御製而止以今



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已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衛有少年眷之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至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恩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暮期及期少年挾利刀以入一接後絕婦吮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撫捨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煉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服罪云吾見其夫恩愛若是而此婦首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

上請 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帝微行至於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

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帝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名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拾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



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  
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竒然山海經記事  
之書其最古者古人必有定見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隴切今人皆讀作胡决切非也穴  
穴字相似而誤耳此說聞之崑山陳孟東云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  
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  
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爲三孤者亦  
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  
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爲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

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  
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  
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  
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  
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特者  
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傳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  
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蕭婦入空轎也婿  
家疑爲所黥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衆証云婦已  
登轎矣法司不能决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



東國雜言  
三十二  
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蔽面不知其  
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怪記一卷觀  
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  
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  
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  
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  
上梁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  
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  
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驟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墓得白金

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矣

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  
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謂鳥喙爲角  
耳蓋以鳥獸與之角則無鳥之喙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  
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  
韻書角無釋鳥喙義不知何所據也 或又以角爲喙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 今上時已

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 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

又明年冊已子爲 皇太子更封 今上爲沂王未

幾 皇太子薨災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



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爲  
剴切大意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  
嘗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  
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  
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克物懽聲洋  
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 上大怒速繫詔獄榜掠  
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  
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  
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筭八十幾死且并筭公

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  
改南京禮部轉今官矣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  
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恋子之心死後歸  
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  
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  
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  
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  
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言雉亦能爲蛟云



一謗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怨齋詩也程少詹云作此題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集古句爲聯云三日不已求之與抑與之與一句之多出乎爾者反乎爾亦佳王忠肅公翔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目送一美妹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台恭敏公主疑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書日奏既乘假

屬曹正官彙具稍加筆削人往往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閣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識云

莊子言即且其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其帶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遊忽有蜈蚣躍



至自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  
鬚入蛇兩鼻又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其者  
其其顛也聞蜈蚣遇蝸象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  
青鷲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  
者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  
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  
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及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  
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  
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

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  
無曆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遂至今不可  
革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有兵部引至

御前奏過疎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  
司引奏緝捉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投充將軍者通政司亦  
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爲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捉  
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兵  
書白公以爲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饑官不當在逃  
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



當煩瀆 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為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  
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  
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矣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  
然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為然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  
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追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  
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為不妄  
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  
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幹  
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惠知文義者然其  
特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  
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  
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  
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  
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附馬伯下  
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附馬伯路遇內  
官反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



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渴難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兼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祛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

剉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裏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讎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鍍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群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僞承其緒



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

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九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爲工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資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糧人以爲得宜云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草哂之復哂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其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

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 御批出王爲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 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恩讐太分明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

大同猶見在木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休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木常詢問已巳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澁至此適涸乃謀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遙見車馬移動遂群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爲計相與枕藉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尚書等皆不知所在蓋北虜臨敵必待人動彼總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隴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

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爲其鄉導談以後猖獗特甚也於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脩兵政而武強侯揚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抑亦粉飾也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末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



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乳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牲以紓民害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而寢之

九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欲入先以香物及蒼木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貧井窳窳尤宜慎之御鑿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窖窖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陔和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將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由已饑之  
由已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有同  
兒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爲今之計莫  
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糶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饑貧放  
商稅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奸以禁賄賂抑小  
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  
盡心力而爲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天意不須祈  
禱而惠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  
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僧人文字多道物之靈異及奉  
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 國初名僧如復見心

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爲有同兒戲可謂超乎  
流俗者矣當時具文祈禱者皆衣冠士夫覽此疏能無愧  
乎讀之不覺竦然起敬

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問之不得近一  
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  
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  
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  
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  
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峒陳公一怒之力  
也妬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治妬亦新聞也故記之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一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還之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多矣雖暴客猶知愛之况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云莊浪山中鳥鼠二物同穴而處遂為雌雄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彼蝨與蚘蚓異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

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蛛名瓊蛸殼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留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踈濶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揚東里作棠秋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馬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



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  
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爲佳致  
蓋盛暑嚙雪誠不俗也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  
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  
克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  
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  
孫安始一則黃緣縉雲侯一則黃緣汪直皆 命由中出  
此亦政體一變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

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景濂安

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  
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 蜀王府宋承奉

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焉計其直  
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  
一時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  
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之沒百餘年矣而其良會  
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  
間也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罪儼而許倫瑛

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 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庶稱而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庶然此等事亦庶介有識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妻者非是妻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宋樂中因朝鮮國進松

扇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蒲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自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蒲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可見又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方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



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  
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蒲萄者冬則盤屈其榦而庇覆之  
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于庭或種於  
園所種不多故爲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  
一夫谷中遍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此正一隅之見不足以  
通天下者也使其不用此句亦何損於蒲萄之德邪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王時  
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  
令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允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陰公主泣  
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中宗

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  
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  
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  
至今見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  
一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  
後於王元直學士家閱福建某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  
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唐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  
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  
今見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朔漠後事應則其國  
初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恙說文云憂也一日虫入腹食人心舌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恙是又以恙訓疾矣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秦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酌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

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度幾其能行之者乎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仙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切官舍人營曰十二營  
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  
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連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  
操上直押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  
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  
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  
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

今所謂譚家馬者耶此另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  
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  
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  
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  
總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  
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  
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  
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畧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繹啼之  
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繹啼李太白已道



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叅問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九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旦有不平者今受答吏執韵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庇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菽園雜記終



